

生

〔日〕柳美里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【日】野矢将生 著 徐志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 / [日] 柳美里著; 翁家慧译. —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9.2

ISBN 978-7-5442-4413-8

I. 生… II. ①柳… ②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3258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30-2006-083

IKIRU by YU Miri

Copyright © 2001 by YU Miri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ogakukan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U Miri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 /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

SHENG

生

作 者	[日] 柳美里
译 者	翁家慧
责任编辑	翟明明
特邀编辑	杜益萍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装帧设计	新经典工作室·金 山
内文制作	李艳芝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66568511
社 址	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层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	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
开 本	890 毫米 × 1270 毫米 1/32
印 张	8
字 数	125 千
版 次	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2-4413-8
定 价	22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我偷偷看了一眼东由多加，他已经憔悴得眼窝深陷。呼吸很不均匀，吸入的气短而急促，呼出的气长而微弱。我的视线又转向点滴瓶，他吸气的时候，瓶里的药水一滴都不往下掉，呼气的时候，则吧嗒吧嗒直往下落。冰冷的液体每次滴答而下，东的身体就会随之发出些可怕的响动。这响动每每把我从简易床上惊起。两天前看过的X光片，怎么也不肯从我的视网膜上撤离。从片子看，他左右肺里已积满了水，侵入肺部的癌细胞变得像棉花糖一般大。东现在就像个溺水的人，连肺里也进了水。若是真溺水了，还能把他救上来，可现在，水积在东的身体里，不断往上涨。难道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不断往下沉？

观察着东呼吸的频率，一旦他出现窒息，我立刻跑出病房，奔向护士值班室。国立癌症中心中央医院的走廊上铺着地毯，这细密柔软的地毯吸尽我疾疾的脚步声，留给病房一片安宁。

“他的呼吸很不正常。”

我不得不跑向护士值班室，焦急地向护士诉说。护士和我一起来到病房，一边仔细观察东的脸色，一边给他测脉搏，然后，又对着手表数点滴。

· 护士低头走出病房，我紧随其后。

“点滴时不时停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病人呼吸不规则，点滴也跟着没规律。”

没人比癌症中心的护士有更多机会接近死亡。对我和东，这不是寻常的场面，每一分每一秒，我们都忐忑不安，可在这些护士看来，不过是稀松平常的景象。我只好打消向她诉苦的念头，走回病房。

关上灯，黑暗使我痛苦得难以呼吸；开着灯，灯光生生刺痛我的双眼。于是，我打开厕所的灯，虚掩着门，让一线光亮从门缝里漏出来。

再次躺回简易床。不知是床还是我的身体，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。将双手叠放在胸口，望着天花板。没想到和孩子分离竟如此痛楚。我并非害怕丈阳不能得到良好的照顾，有町田康和他的夫人敦子——这世上我最信任的两个人，丈阳将平安成长。我难过的是，出生才两个月的丈阳，就要经受与母亲的离别。也许，此刻他正因听不到母亲的声音、闻不到那熟悉的肌肤香味，而陷入不安。这一刻，我无比痛恨自己，既不能挽回和东的时光，也无法弥补和丈阳错失的瞬间。

不论是在怀孕时，还是在分娩之后，我都未曾深刻地感受过所谓的母性。毕竟，快要临盆的时候，东的癌症急剧恶化，悲伤一直占据着我的心，孩子即将出生的喜悦也荡然无存。

如今，我和孩子天各一方，反而深深体会到，他是我十月怀胎孕育的新生命。我的子宫已空空如也，只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。我的身与心，均布满了空洞。

侧耳倾听这空洞，好似听到丈阳单调的哭声在里面不断回响。

回想起小学时，在图书馆借过一本书，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个实验：把几只小兔从母兔身边带走，运到海滩彼岸，然后将小兔一只只杀死。同时观察另一边的母兔，竟发现其脉搏变化与死亡的小兔一致。当时，只觉这是个骗人的故事，遂心情烦躁地合上了那本书。

而今，自己做了母亲，才明白过来，一旦丈阳有事，我可能感应不到。即使我们远隔千里，也能听到他的诉说声在我耳边回响。一想到丈阳那略显苍白的眼睑，我不由得抱紧双臂，用体温慰藉自己。

东喉咙里又传来声音。他吐出了这口气，呼吸总算顺畅起来。我为这每一次呼吸亦忧亦喜。东还活着。

一旦离去，意味着一切都将结束，而活着，就孕育了无限可能。不管看到多么令人绝望的X光片和验血单，我都不能放弃会有奇迹出现的信念。这一信念，是我心中长久以来的夙愿。最初，

希望癌症彻底消失；接着，退而祈求东能再活五年，至少两年、半年……就这样，我的祈求变得越来越卑微。如今，我只祈求神明能祛除他的疼痛、呼吸困难和幻觉。如果一直看着他的肉体和精神衰败下去，我的精神也将彻底崩溃。难道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？

晨曦从阳台的缝隙里流进来。又是新的一天，什么都没有改变。不变令人痛苦，变化却令人恐惧。要真有什么变化，那就是……

我把手表举到眼前，一看，七点四十五分。医生上班一般较早，八点钟应该就起来了。再过十五分钟，我得给佐藤温大夫家打个电话，确认一下明天住院的事。

八点整。我小心翼翼地从简易床上起身，尽量不弄出响动，从钱包里取出电话卡，走出病房。

“佐藤大夫吗？我是柳美里，前几天在门诊时见过您。我和东本人商量过，他希望尽快转院……对，对……听说还剩下不带卫生间的单人病房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入住？”

“可以是，不过室圭大夫那边……”我们如此快就要转院，佐藤大夫吃惊得嗓门都变尖了。

“东的幻觉很严重，几乎不能清醒地说话。今天是星期天，室圭大夫不在医院，实在不好意思打扰他。昨晚我已向东确认过，他说无论如何都不想在这儿待下去，今天就要出院。室圭大夫那

边，我们只好改日再致歉。”

“那我先和室圭大夫联系一下。”

“明天我们需要带什么东西过去？”

“我和室圭大夫商量之后再决定也不晚，先带上X光片和推荐信。”

“东他现在无法排便，已经变得有些神经质。室圭大夫说，凭他现在的身体条件，根本不可能站起来走路，可他每天都自己走去厕所五六趟。然后我给他灌肠。”

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理智告诉我，电话那头是个没见过几面的陌生人，应该礼貌地转达要点，然后挂断电话。可嘴里冒出的，竟是些不相关的话。大概由于两天没睡，一直和处于幻觉中的东说话，我对自己的语言已经失去控制了。

“灌肠？”佐藤大夫惊讶地反问道。

“东一个月没吃东西了，我也知道他排不出什么来，可不知怎么，我就是固执地认为，只要灌肠就能通便，一直被这个想法牵引着。”

我语速极快，嗓门又大。一丝不安从心头掠过。

“带厕所的单人病房，真的没有空的了吗？”

“我还没确认，不过到四月份，应该有空出来的。”

“请问今天几号？”

“三月二十六日。”

“还有四天……明天几点到您那边合适？”

“十二点左右就行。”

“那就拜托您了。”

放下话筒，又拿起，拨号。离开病房令人害怕，回病房同样叫人害怕。

“喂，您好，我是柳美里。不好意思，这么早就给您打电话，请您赶快起床吧。喂，喂……”连连叫了好几声，电话那头才传来北村易子沙哑的声音。

“东晚上要回家住，我怕自己一个人照顾不过来。从昨晚到今晨，他不时拔掉针头跑出病房。最可怕的是，他把十八楼当作一楼，以为自己是在街边咖啡馆里，差点从窗口跳出去。要是在家里也产生这样的幻觉……阳台的门他能打开……”

“好。今晚我住你家，我会尽快赶过去。”

挂上电话，看到电梯的门正好打开。TBS《新闻23》的米田浩一郎从中走出。米田和生产伊立替康——这个我和东认为是最后的赌注的抗癌药物——的厂家“益力多”取得了联系，打听到全日本伊立替康用量最多的是昭和大学附属丰洲医院，并和该院消化道科的佐藤温大夫取得了联系。凌晨两点多，为东转院一事，我反反复复给他打电话，手机不通，就打去他家，让他的母亲代为转告。大概是看到了我的留言，也不管是不是星期天，他就匆匆忙忙赶过来了。

“东现在睡着了。两天了，由于幻觉，他一直没法睡，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入睡。咱们到上面抽根烟吧。”

走进十九层的吸烟室，我们隔着烟灰缸，相视而坐。我点燃一根七星。米田也叼起一根。一个看似访客的女子开始打电话，另一个患者厉声呵斥道：“不许打电话！影响我挂点滴！”那女子默不作声地离开了，这时，屋里没穿病号服的，就剩下我和米田。

我把烟蒂扔进烟灰缸，又向米田要了一根，点燃。

“东说他不想住在这里，要到自己睡惯了的床上睡觉，他还拔掉从脖子一直通往心脏旁的输液针头，光着脚从病房里跑出去。我也很想两个人就这样打车回家，可他吃不下东西，又疼得厉害，还有幻觉，根本没法在家生活……他想在自己的床上睡觉，想咕咚咕咚地喝水，可就连这小小的愿望，我都无法满足他。我已经什么都不能为他做了。”

声音和烟雾粘在我的口腔里，我边抽烟边哭泣。抽完第三根，我突然发觉后悔，不该哭的。一个中年男子用毛线帽遮掩着光秃秃的脑袋，一个女子用围巾包裹着头部——滴入他们体内的，不是营养液，而是抗癌药物。

“该回去了。”

我低下头，站起身，和米田离开吸烟室。

回到病房，东听见响动，睁开了眼。

“听说您今天要回家。”米田的声音听起来很明快。

东抬起头。

“上厕所？”我问。

东点头。

抬升床头后，我扶住他的腰，让他转身，然后替他穿上袜子和拖鞋。他扶着我的肩膀，站起身，抓住点滴架慢慢往前挪。

进了厕所，我帮他脱下裤子，让他坐到马桶上，然后到外面等他。听到冲水声，我又进到里面，给他提上裤子，让他扶着我的肩膀，一步，两步，慢慢地挪动。这样的过程已经重复了几十遍，我的身体也自然地动作着。最后，东坐回床边。

东的体温在三十七度到四十度之间升升降降，洗脸盆里总是备着冰水。我用冰水拧把毛巾，放在东的额头上。

“喝口水，漱漱口吧。”

“我也想喝，可咽不下去，苦得都吐出来了。”

我又从冰箱里取出一瓶矿泉水，倒进杯子里，然后把杯子端到他嘴边，稍稍倾斜一些。

“别喝太多。漱口吗？还是漱漱口吧。别喝太多。”

东挪开嘴唇。“你怎么说话老重复。”

“重复？哦，和丈阳在一起的时候，不停地和他说话，他也没有反应，我还为此发愁呢。育儿书上说，要是不主动和婴儿说话，他就记不住单词，所以，想到第二个词之前，我总是重复前一个，现在都养成习惯了。”

“明天转院过去的昭和医大的佐藤大夫很热心，他是个好医生。”米田的表情似乎有些窘迫。

东做了个抽烟的动作，抬头看看我。

我从他外衣口袋里拿出烟盒，抽出一根，放到他嘴边，用打火机给他点上。然后，又用水浸湿了一张纸巾，放到他手里。

“谁负责治疗？”东吸口烟，问道。

“是和佐藤大夫一个小组的栗原稔教授。他是日本抗癌药物治疗方面的权威。有个病人，其他医院都劝他去hospice^①，可栗原教授坚持给他用抗癌药物。他的伊立替康用量大，可是名闻全日本的。”

东又抽了两口，用湿纸巾把烟掐灭。

我将体温计放在他腋下。他连夹住的力气都没有，我只好用左手扶住他的胳膊，右手固定住体温计。

“好像鸟儿一样。”东轻语，微笑。

“鸟儿？你是说，你是树，我是停在树上的鸟儿？”我忍不住大声笑起来。

体温计发出响声。

“三十六度七。”

“哎呀。”东惊奇地睁大朦胧的双眼，嘴角上扬，但怎么看，他的脸都不像张笑脸。

“太好了，降下来了。”

我又往杯子里倒了些矿泉水，端到他嘴边。

“慢点喝。要不，还是漱漱口？”

① 帮助癌症晚期病人减轻痛苦，愉快地度过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设施，一般配有专业护理人员。

东漱了漱口，我端起脸盆，他把漱口水吐了出来。

“我刚才给昭和医大的佐藤大夫打了个电话，他说明天十二点就可以过去了。”

“医院在哪里？”东问。

“丰洲。”我答。

“离这儿不远。”米田也说道。

东用食指在床单上划拉着。

“丰收的丰，三点水一个州的洲。”我在空中比画。

“西村？”东又问。

“你是说大夫？是佐藤。我觉得他是个好医生。他把家里的电话号码都告诉我了。今天是星期天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很认真地给我解释。他还说，只要病人本人愿意，他就会一直坚持治疗，决不会中断。呼吸还是有点难受？”

“嗯，这就是活着的真实感觉，在我看来。”

我不明白东这句话的意思，他是说活到现在，并不觉得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挫折令人痛苦，还是呼吸困难令他体会到别样的生活滋味？

“疼吗？”

“不怎么疼。”

“左胸呢？”

“也不怎么疼。”

“再睡一会儿吧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行，或者不行？我听不出他的意思。睡眠不足使他连说话的时候都不停地摇头晃脑。我没再开口，径自举起他从睡衣袖口里伸出来的左手。

“是不是有点浮肿？”

我按了按他的手。

“当然还肿着。你看看，难道不肿吗？”

“和以前比起来，好一些。”

“疼吗？”

“嗯。不过，这边看起来挺正常。”

东把浮肿的左手和正常的右手放在一起让我看。

“右手就剩皮包骨头了……”

“毕竟没怎么进食嘛。”

“要把床放下来吗？”

东点点头，脸上的神情就像是第一次进保健室的小学生。

我按动遥控器，把床放平，然后替他盖好被子。

“今天先告辞了。”米田悄悄离开了病房。

东抬头看着点滴瓶。

“还挺多的呢。”我说。

东皱起眉头。

“要不问问护士，还要多长时间才能输完？”

东点点头。

我按下护士铃。

“请问，还要多久才能输完？”

“您今天是要到外面去住吧？”

“对，我们打算四点走。”

护士过来拨快滴液的速度。

“到四点还有五个小时，还是休息一会儿吧。”

东闭上眼睛，睡了。他睡着后，北村易子来了。她替我守着东，我到大厅去给室圭大夫写信。

室圭大夫：

本应先向您说明情况，打声招呼后再转院，但由于东由多加本人的强烈要求，我们只好先行如此。

虽然一直以来，我都很担心目前的治疗方法是否有效，但是，坚持治疗的决心却从未改变。这一次，我也不确定转院是不是最好的办法。

幻觉和幻听继续折磨着东，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尽全力去实现（实现已是不可能，只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）他的愿望。东在便条上写了好几遍 Chemotherapy（化学疗法），中断药物治疗对他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，他现在非常痛苦。我决定把他转到能够继续对他进行治疗的医院去。在下一家医院，我也会陪着他（孩子已托付给朋友）。我想尽快和您见面，向您致谢。真是非常抱歉。向您表达由衷的感激

自从去年七月东被查出患了癌症，室圭大夫一直都是他的主治医生。我并非怀疑室圭大夫作为主治医生未尽全力，为了说明我们不得已以这种方式出院的苦衷，在措辞上本想更加婉转些，但疲惫已达极限，我连重新看一遍信的力气也没有了。把信装进信封，递给护士，我说：“请您明天转交给室圭大夫。”

东由多加在担任东京kid brothers剧团的制作人和导演时，与周围所有人都发生过冲突，不仅包括剧团的演员和工作人员，还有记者、戏剧评论家。一般人都明白，要避免争执，就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点到为止，否则只会把关系搞僵。可是东却不然，不管对方沉默还是反驳，他都会大喊大叫，甚至挥拳相向。到最后，几乎所有人都离开了他。有一次，我在话剧界聚会的酒馆里，偶然碰到一个已经转到其他剧团的人，他当时喝得烂醉。他说：“东的所作所为，从戏剧的角度看，全都是对的，但是，从社会的角度看，又全都错了。所以，大家都走了，没人跟得了他。”

室圭大夫和东之间一直有矛盾，但他从来没有撇下东不管过。就凭这一点，我也要感谢他。

我朝公用电话走去。癌症中心的所有病人都是癌症患者，把丈阳带过来，不会有被传染的危险，但是，昭和医大是综合医院，

住院患者里有不少患有病毒性疾病。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刚出生才两个月的婴儿在那里进进出出。三天前，东被告知只剩下一周时间，今天晚上，是丈阳和东见面的最后机会。可现在，町田康应该正忙着新作《片段》的校对工作……我将拿起的话筒又放了回去。但如果今天晚上他俩不能见上一面，就永远没有机会了！想到这里，我再次拿起话筒，拨通町田家的电话。

“对不起，町田先生现在很忙吧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有件事情突然想麻烦您：今天五点半，能不能把丈阳带到我家里来？我想让东和丈阳见个面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们会准时过去。”敦子一口答应。

回到病房，给东换上出院穿的衣服，用电动剃须刀给他刮胡子。东把小镜子放在配餐台上，对着镜子，用剪刀整理了一下嘴边的胡子，捋了捋所剩无几的刘海，戴上放在枕边的黑色毛线帽。

“灰色的呢？”东问。

我和北村找遍整个病房，竟没找到那顶灰色帽子。

“黑色的怎么样？”东问。

“挺好。”我说。

“行李呢？”东接着问。

“这边的行李都要带到昭和医大去，今天就先放在这里，我们先办出院手续，明天北村过来拿行李。”

东收拾完自己，抬头盯着墙上的钟，目光一直追着秒针。不